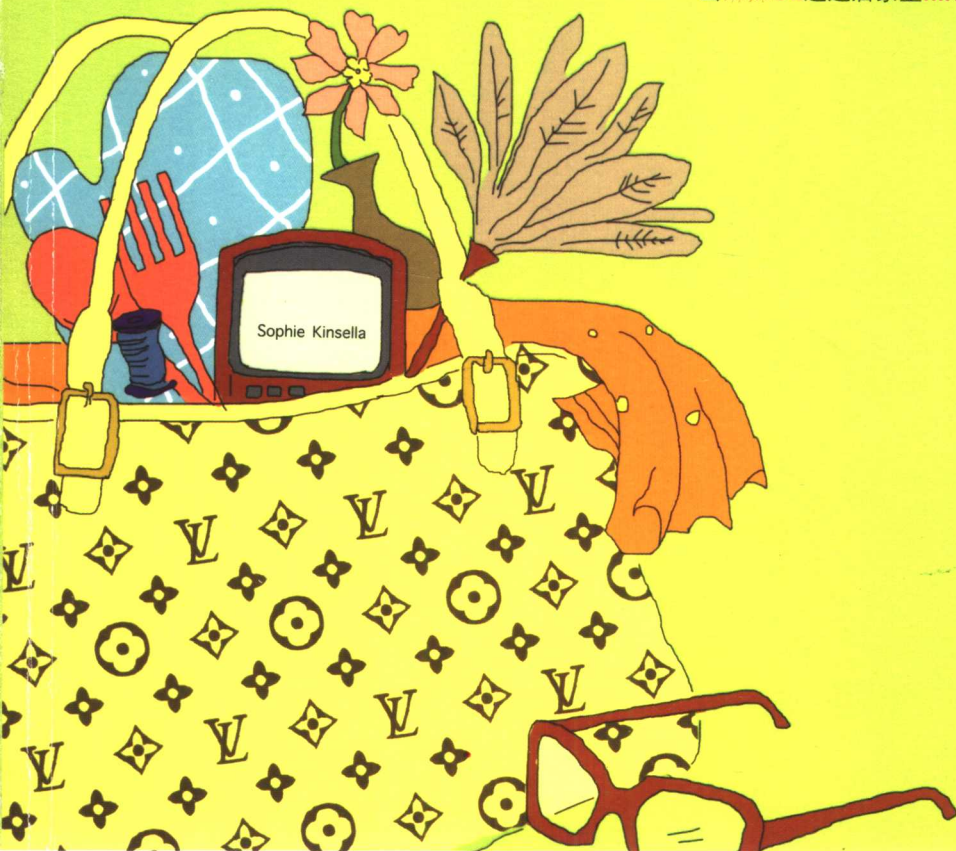


Sophie Kinsella

THE UNDOMESTIC GODD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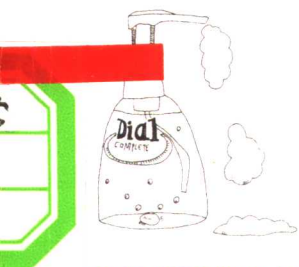
当超级工作狂沦为笨笨小煮妇，

当麻辣OL邂逅居家型Mr. Right……



家政女王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张竝 译



出罗曼蒂克的动人喜剧
一窥职场白领的真实生活

最 in 最爆笑的都会女性小说

纽约时报畅销书“购物狂”系列作者——**索菲·金塞拉**最新力作！

家政女王

THE UNDOMESTIC GODDESS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张竝 译

Sophie Kinsella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政女王 / (英) 金塞拉 (Kinsella, S.) 著; 张竝译.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书名原文: The Undomestic Goddess
ISBN 978 - 7 - 208 - 07821 - 5

I. 家… II. ①金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377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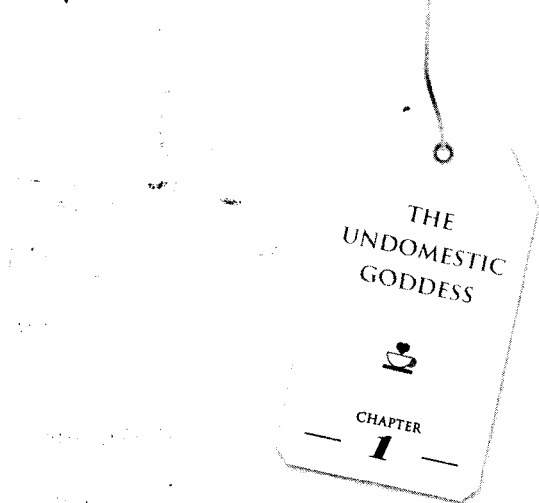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李 兮
装帧设计 颜 禾



家政女王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张竝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25
插 页 2
字 数 280,000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208 - 07821 - 5/1 · 550
定 价 25.00 元



你感到自己有压力吗？

没有。我没压力。

我……很忙。许多人都很忙。我的工作很棒，我的事业对我很重要，我也很喜欢它。

好。所以有时候我确实感到有些焦虑。可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伦敦的一名律师。还想要什么呢？

我在纸上写得很用力，把纸都戳破了。该死。没关系。我们来回答第二道问题。

平均来说，你每天在办公室待几个小时？

~~14~~

~~12~~

~

看情况。

你定期锻炼吗？

~~我定期游泳~~

我打算开始订个计划，定期去游泳。只要我有时间。最近工作一直很忙，这是暂时情况。

你一天喝八杯水吗？

~~是~~



有时

没有。

我放下笔，清了清嗓子。房间那头，玛娅刚才一直在重新整理她所有那些小蜡罐和小指甲油瓶，此刻抬起了头。玛娅是我今天的Spa美容师，我猜她有四十多岁。她用一条白色条纹的发绳把一头长长的黑发编成了辫子，在鼻子上缀了只小小的银鼻环。

“调查问卷填得怎么样了？”她嘟囔着。

“我说过我现在有点忙，”我彬彬有礼地说道，“所有这些问题一定都要回答吗？”

“在绿树中心，我们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评估你的美容和健康需求。”她平静地回答道，但语调不容置辩。

我看了看表。九点四十五分。

我没时间做这个了。我真的没有时间了。可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啊，我向最好的朋友弗蕾娅答应过这事。

说得精确点，这是我去年的生日礼物。刚好一年前，弗蕾娅给了我这张礼券去进行“终极减压体验”。她是我关系最长的朋友，自上学起就认识，她老是说我工作太卖力。在同礼券一起寄来的卡片上她写道，“萨曼莎，给自己留点时间！！！”

我也真的想给自己留点时间。但我们得处理辛康石化集团的重组和宙斯矿泉水公司的并购业务……就这样一年时间过去了，我却一点空余的时间都抽不出。我是卡特·斯平克事务所的律师，在企业部门处理金融这一块业务，刚刚我还在为好几笔金额很大的业务忙得热火朝天。这是暂时的。情况会好转。我只要再熬几个礼拜就行了。

不管怎么样，当弗蕾娅给我寄了今年的生日贺卡时，我忽然想起礼券马上就要过期了。于是我就来了这儿，这天正好是我二十九岁生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围了件白色浴袍，穿了条稀奇古怪的纸裤。这是半天时间的体验护



理。最多半天了。

你抽烟吗？

不。

你喝酒吗？

是的。一杯葡萄酒。

你定期吃家里做的菜吗？

这有什么关系吗？“家里做的”为什么就好呢？

我吃各种各样营养食品，我最后写道。

这可是千真万确的。

不管怎么样，谁都知道中国人比我们寿命长，那么有什么比吃他们的菜更健康的呢？比萨是地中海的。也许它比英国人家里做的菜会更健康些。

你是否感觉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？

是。

否

是。

“我填完了。”我说着，把纸递给了玛娅，她开始看我的回答。她的手指在纸上慢慢地移动着，就好像我们有大把大把时间似的。

她也许确实有大把大把的时间。但我一点钟无论如何得回去了。

玛娅抬起眼睛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：“很显然你的压力相当大。”

什么？她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我这么填表格，就是特意表明自己没有很大的压力。

“哪儿啊，没这回事。”我希望玛娅能够理解我的笑容有多么轻松自在、毫无压力。她似乎不太相信。

“你的工作肯定压力很大。”

“有压力我才过得好。”我解释道。这是真的。我很清楚自己这一点，



自从……

好啦。自从我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对我说过了。有压力你才过得好，萨曼莎。我们一家人都是有压力才过得好。这就像是我们的格言警句什么的。

当然，得撇开我哥哥彼得不谈。他精神失常了。可我们其他人都好好的。

我喜欢我的工作。我喜欢给合同找漏洞。我喜欢谈判、为我的案子而据理力争、闷在屋里写出一针见血的观点时的那种刺激感。我喜欢办完一件案子时肾上腺素急速升高的感觉。

我觉得自己偶尔也确实感到仿佛有人把重物压在我身上。像是很大的混凝土块，一块块叠在一起，我得扛着它们，不管自己有多疲惫……

可是每个人或许都有这种感觉。这很正常。

“你的皮肤脱水很厉害。”玛娅摇了摇头。她很专业地摸了摸我的脸颊，又用手托住我的下巴，似乎很担心：“你的心跳频率很快，这不健康。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焦虑？”

“现在这时候工作特别忙。”我耸了耸肩，“这只不过是暂时的。我很好。”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

“好吧。”玛娅站起身。她摁了摁墙上的按钮，轻柔的排箫声飘荡在空中。“我只想说，你来对了地方，萨曼莎。我们这儿的目的就是帮助客人减轻压力、恢复活力、排除毒素。”

“很不错。”我说道，只是半心半意地听着。我刚想起自己一直没给戴维·艾尔德里奇回电搞定乌克兰的石油合同。我是说昨天要给他打电话的。妈的。

“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处宁静的港湾，让你远离日常的焦虑。”玛娅按了墙上的另一个按钮，灯光暗下来，变得柔和。“在我们开始前，”她柔声柔气地说，“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

“我是有问题。”我凑了上去。

“好！”她笑了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对今天的疗法感到很好奇，还是觉得它很普通？”

“我可不可以马上发封 e-mail？”

玛娅的笑容凝结在脸上。

“很快的，”我补充道，“两秒钟都不——”

“萨曼莎，萨曼莎……”玛娅摇了摇头，“你来这儿是放松身心的。给自己一点儿时间。别去发 e-mail 了。E-mail 会让人着魔！会让人上瘾！它像酒精一样邪恶！还像咖啡因。”

老天哪，我可没着魔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么说很荒唐。大概每过……三十秒钟我就会看一下邮箱吧。

问题是，三十秒钟之内很多事会改变。

“再说了，萨曼莎，”玛娅继续说着，“你看见这屋里有计算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回答道，乖乖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幽暗的小房间，看了看瑜伽姿势图、风铃和窗台上的一排水晶。

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你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放进保险箱的原因。不准用手机。不准用计算器。”玛娅张开手臂，“这儿是静修的地方，远离尘嚣。”

“没错。”我温顺地点点头。

现在说我的纸裤里藏着一部黑莓手机也许时机不对。

“那我们开始吧。”玛娅微笑着，“请躺下去，盖上浴巾。拿掉手表。”

“手表得留着！”

“这也会上瘾呀。”她不满地发出啧啧声，“你在这儿的时候，不需要知道时间。”

她转过身，我不情愿地褪下手表，接着笨手笨脚地躺到按摩台上，尽量



不压着自己那部昂贵的黑莓手机。

我确实看见过不准使用电子设备的规章制度。我也确实交出了小录音机。但要是三个小时内没有黑莓手机？我的意思是，要是办公室有什么事该怎么办？如果有紧急情况该怎么办？

如果他们真想让人放松身心的话，就该让人留着像黑莓这样的手机，而不是没收它们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她压根儿看不到浴巾底下。

“我准备开始做令你放松的足疗，”玛娅说道，我感觉到她把某种液体涂到了我的脚上，“努力净空头脑。”

我尽心尽责地盯着天花板看。净空头脑。我的头脑就像……玻璃……一样透明。

我该拿艾尔德里奇怎么办？他在等我的回复。要是他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在放空炮怎么办？要是这对我成为合伙人造成影响该怎么办？

“努力排空所有的想法……”玛娅喃喃地说着，“感受压力被释放出去……”

也许我能给他很快发条短信。

我偷偷摸摸地把手往下伸去，摸到了黑莓手机硬邦邦的一角。我慢慢地把它挪到纸裤外面。玛娅还在按摩我的脚，根本没注意到。

“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……你的头脑应该被净空……”

我把黑莓手机慢慢挪到胸口这儿，直到恰好能在浴巾底下看见屏幕。

“放……松……”玛娅用令人宽慰的声调念叨着，“想像自己走在海滩上……”

“啊……哈……”我嘀咕着。

戴维，我在打字。回复 ZFN 石油公司合同。我看过修订稿，感觉我们的答复应该——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玛娅说道，忽然警觉起来。



“没什么！”我说着，匆匆忙忙地把黑莓手机推到浴巾底下。“只是……嗯……在放松。”

玛娅从沙发那儿绕过来，看见浴巾鼓了起来，我在那儿捏着黑莓手机。

“你藏了什么东西？”她不敢置信地说道。

“没有！”

黑莓手机在浴巾底下发出嘟嘟声。该死。

“我想是外面街上的车子吧。”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地说道。

玛娅眼睛眯了起来。

“萨曼莎，”她不怀好意地说，“你那下面是不是有电子设备？”

我感觉，要是我不承认的话，她准保会把我的浴巾扯掉。

“我只是发了封 e-mail。”我还是承认了，乖乖地掏出了黑莓手机。

“你这个工作狂！”她怒气冲冲地从我的手里把手机一把夺了过去。

“E-mail 可以等。什么都可以等。你就是不懂怎么去放松！”

“我不是工作狂！”我愤愤不平地反驳道，“我是律师！这不一样！”

“你还否认。”她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是！我们公司在处理几笔大单子。我没法对其闭耳不闻！尤其是现在。我……我正在申请成为合伙人。”

当我大声说出这些话时，感到了那种熟悉的焦躁不安的感觉。成为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。

“我在申请成为合伙人。”我又说了一遍，比刚才平静了些，“他们明天就要作决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是事务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。你知道那笔单子有多大吗？你知不知道——”

“任何人都能抽出几个小时，”玛娅打断了我的话，把手放在我的肩上，“萨曼莎，你太紧张了。你的肩膀很僵硬，你的心脏跳得很快……我觉得你很亢奋。”

“我很好。”



“你紧张激动得要命！”

“我没有！”

“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放慢步伐，萨曼莎。”她殷切地看着我，“只有你能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你准备开始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好吧……”

我惊讶地停了下来，因为从我的纸裤那儿传来了震动的感觉。

是我的手机。我把它推到黑莓手机那儿，把它转成震动档，这样它就不会发出声音了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玛娅盯着抖动的浴巾。

我没法承认说这是手机。在发生了黑莓手机这件事后就更不能说了。

“嗯……”我清了清嗓子，“那是我喜欢用的……嗯……成人用品。”

“你的什么？”玛娅好像很吃惊。

手机又在我的裤兜里震动了起来。我得接电话，也许是办公室打来的。

“嗯……你瞧，现在我就要达到那种程度了。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玛娅一眼，“也许你能……呃……出去一下？”

玛娅的眼睛又流露出了怀疑。

“等等！”她又看了一眼，“下面是不是部手机？你还把手机偷偷带进来了？”

哦，天哪。她好像气得要命。

“瞧，”我说道，尽量显得很抱歉，“我知道你们有严格的制度，我很尊重它，但问题是，我需要手机。”我把手伸到浴巾底下拿手机。

“别碰它！”玛娅的叫声让我大吃一惊。“萨曼莎，”她说道，显然她在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，“如果你听进去我说的一两句话……你现在就把手机关了。”

手机又在我的手中震动起来。我看了看来电显示，只觉得胃里一阵抽搐，“是办公室打来的。”



“他们可以发短信，他们可以等啊。”

“可——”

“这是你自己的时间。”她凑过来，热切地抓住我的手，“你自己的时间。”

她真的理解不了，是不是？我差点笑起来。

“我是卡特·斯平克事务所的律师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没有自己的时间。”我打开手机，一个男人气冲冲的嗓音在电话那头嚷嚷着。

“萨曼莎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

是凯特曼。我们企业部门的负责人。他年近五十，名叫约翰，但除了叫他凯特曼之外没人叫他其他名字。他一头黑发，戴着钢边眼镜，灰色的眼睛锐利无比，我刚到卡特·斯平克事务所上班的时候，就老是因为他做噩梦。

“法伦公司的业务要接着做。现在马上回来，十点半开会。”

要接着做？

“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”我关上手机，难过地看着玛娅，“对不起。”

我没有对手表上瘾。

但显然我得依靠它。要是你的时间是以六分钟为一个单位来计算的话，你也会这样的。因为在我的工作日程中，他们指望每过六分钟，我就得同客户签个单子。这一切都仰仗电脑考勤卡，那玩意厚厚一摞，一条一条列得很详细。

11:00—11:06 为项目 A 草拟合同

11:06—11:12 为项目 B 修订证明文件

11:12—11:18 为协议书 C 商议条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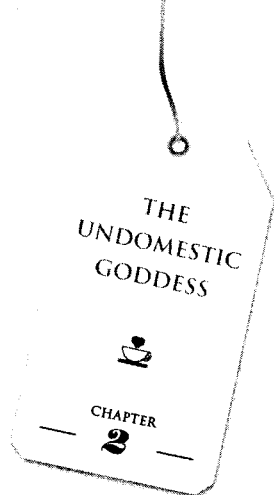
我刚开始在卡特·斯平克事务所工作的时候，一想起要写下一天中每分钟自己都干了些什么，还真有点受不了。我常常想：要是六分钟内我什么也没干呢？那我该写什么呢？

11:00—11:06 漫无目的地注视着窗外

11:06—11:12 做白日梦，想在街上撞见乔治·克鲁尼

11:12—11:18 试着让舌头碰到鼻子

但如果你是卡特·斯平克的律师，你就不会闲着没事干了。要是你的每六分钟时间都值钱的话，肯定是这样。如果我让六分钟时间悄然而逝，那么我就损失了公司 50 英镑。十二分钟 100 英镑。十八分钟 150 英镑。事实是，你已经习惯了用这么一小摞纸片来衡量自己的生活。你已经习惯了工作——永远如此。



当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凯特曼正站在我的办公桌旁，带着厌恶的神情看着桌上摊得到处都是的乱糟糟的纸张和文件。

老实说，我的办公桌确实算不上整洁。事实上……它乱得一塌糊涂。但我正打算把它整理干净，在地板上把所有那些以前的合同都清理出来。只要我有时间。

“十分钟后开会，”他说道，“我希望金融合同的草稿已经拟好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我回答道。哪怕日子再好过，凯特曼也会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只要发散发出那种令人惊慌失措、洞察一切的威力就够了。可今天要糟上一万倍，因为凯特曼是决策小组中的一员。明天早上九点钟，他和其他十三个合伙人要开大会，决定今年哪些律师可以成为合伙人。所有的候选人上周都将陈述报告呈送给了小组，简要陈述各自会给事务所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和观念。我写完陈述报告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。明天，就有结果了。

“草稿在这儿……”我从一堆文件夹里抽出一只，这只文件夹四四方方，看上去还挺漂亮。

拿错了。

我匆匆忙忙地把它放下。“肯定就在这儿什么地方……”我疯也似地胡乱翻找着，想要找到那只正确的文件夹。谢天谢地，“在这儿！”

“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这么乱的环境中办公，萨曼莎。”凯特曼的声音



不响，但满是嘲讽。

“至少一切尽在掌握中！”我想开个玩笑，但凯特曼仍然绷着脸。慌乱之中，我拖了下椅子，一堆文件和以前的草案都哗啦啦地掉到了地板上。

“你知道，老规矩是每天晚上六点钟办公桌都应该保持绝对干净。”凯特曼的声音冷冰冰的，“说不定我们应该重新实行起来。”

“或许吧！”

“萨曼莎！”有个温和亲切的嗓音打断了我们，我四处看了看，只见阿诺德·塞维尔从走廊上走过来，便觉得如释重负。

在高级合伙人中，我最喜欢阿诺德。身为律师，他羊毛般的灰发显得乱了点，领带也喜欢花里胡哨的。今天他穿了身大红的佩斯利涡纹花呢西装，上装口袋里还配了条手绢。他和我打招呼时，笑容很灿烂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。

我敢肯定阿诺德会支持我成为合伙人，就像我同样肯定凯特曼会反对我一样。我已经听说凯特曼说我当合伙人还太年轻，还说这事急不得，说不定他想让我在普通律师这一级别上再做个五年时间。而阿诺德总站在我这一边。他在事务所里特立独行，总是由他来打破条条框框。他曾经有条名叫斯坦的拉布拉多猎犬，好几年一直待在他的办公桌底下，卫生和安全部门抱怨好多次都没用。如果有谁能在凝重的会议上活跃一下气氛，那准保是阿诺德。

“是写给你的感谢信，萨曼莎。”阿诺德笑了笑，拿出张纸，“是格莱曼兄弟公司主席写来的，不是下属写的哦。”

我惊讶地接过这张奶黄色的牛皮纸，低头瞅了瞅上面手书的几句话：……崇高的敬意……她的服务一向颇为专业……

“我敢断定你帮他节省了好几百万英镑，这他可没料到。”阿诺德眨了眨眼，“他高兴着呢。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我有点脸红了，“哎呀，这算不上什么。我只是注意到



他们金融系统有点不对劲。”

“显然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”阿诺德扬了扬浓密的眉毛，“他希望能从现在起由你处理他所有的业务。太棒了，萨曼莎！干得好极了。”

“呃……谢谢。”我瞥了眼凯特曼，想知道这是否也给他留下了一点点印象。但他仍旧不耐烦地皱着眉。

“我也希望你能处理这个业务。”凯特曼把文件夹放到我办公桌上，“马洛公司收购了一块商业地块。我希望四十八小时后能见到一份审慎调查评估报告。”

哦，真是见鬼了。一见到那厚厚的文件夹，我的心就往下沉，做这个得花好几个小时。

凯特曼老是让我额外做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，他自己不耐烦做这个。事实上，所有的合伙人都这么做，甚至阿诺德也这样。他们经常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把文件夹和字迹潦草难认的备忘录扔到我的办公桌上，要我接着做。

那我就做呗。事实上，我总是尽力完成得比他们要求的时间快一点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我说道，口气干脆利落、干劲十足，就像未来的合伙人，“会上见。”

他怒冲冲地走开后，我看了下表。十点二十二分。我正好有八分钟时间来查看为法伦公司草拟的草案是否一切妥当。法伦公司是我们的客户，它是家跨国旅游公司，正在并购史密斯里夫酒店集团。我打开文件夹，快速地翻起来，查错误，搜漏洞。自从进了卡特·斯平克事务所，我就学会了一目十行。

其实，我做什么事都快多了。我走得快，讲话快，吃得快……做爱也快……

倒不是因为近来我这事干多了。不过两年前我倒是和贝里·福布斯事务



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谈了恋爱。他叫雅各布，处理大型跨国公司的合并业务，他甚至比我空闲还少。结果，我们把这例行公事调整到了大约六分钟时间，如果我们只是亲嘴的话，六分钟倒是绰绰有余。（显然，我们并不仅此而已。）他会让我达到高潮，而我也会让他达到高潮——然后我们就去收自己的 e-mail。

这样我俩就同时达到高潮。没人会说这样的性生活不好。我读过《大都会》杂志，知道这些事。

不管怎么样，后来雅各布找到了份很好的工作，搬到波士顿去了，于是这样的关系到此为止。我没怎么在意。

说句彻头彻尾的老实话，我真不怎么喜欢他。

“萨曼莎？”是我的秘书麦吉。她才来了三个礼拜，我还不是很了解她。“你不在的时候有人留了口信。是乔安妮。”

“是克利福德·钱斯公司的乔安妮吗？”我抬起头，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。“好。告诉她，我收到了有关第四条款的 e-mail 了，我会在午饭后给她打电话——”

“不是那个乔安妮，”麦吉打断我，“是你家新来的清洁工乔安妮。她想知道你把吸尘器清洁袋搁哪儿了。”

我表情茫然地看着她，“我的什么？”

“吸尘器清洁袋，”麦吉耐心地重复说了一遍，“她找不着了。”

“为什么吸尘器要放进袋子里去呢？”我困惑不解地说道，“她把它放到其他地方去了吧？”

麦吉瞅着我，似乎认为我在开玩笑。“是你吸尘器里面的袋子，”她小心翼翼地说道，“是装垃圾的。你有没有呢？”

“噢！”我很快地说道，“噢，那些袋袋，呃……”

我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，像是马上就能说出个所以然。事实是，我连自己家的吸尘器长什么样都想像不出来。我把它搁哪儿了？我倒是知道有人把